

人 生 不 如 一 行 真 爱

爱我少一点 爱我久一点

叶倾城 著

热话题 冷思考

腾讯大家专栏、《读者》签约作家叶倾城与你倾情探讨
社会变迁中的情感与欲望 复杂人性中的迷失与守护

译林出版社

爱我少一点
爱我久一点

叶倾城 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爱我少一点 爱我久一点 / 叶倾城著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5
ISBN 978-7-5447-6243-4

I. ①爱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56380号

书 名 爱我少一点 爱我久一点
作 者 叶倾城
责任编辑 王振华
特约编辑 王雪婷 马 征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10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 14.5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243-4
定 价 29.8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CONTENTS

父母之爱 / 001

... 我有个无私的母亲 / 003

... 爸爸再也不回来 / 007

人间天堂并不存在 / 011

... 边贫穷边快乐，这事你信吗？ / 013

... 岁暮乡关何处是？ / 019

... 也许我们都不正常 / 023

... 桃源地狱，一线之隔 / 031

... 我不要十三为君妇 / 035

... 那个拯救弃婴的摩西是谁？ / 041

... 母子一场，只余一张照片 / 045

你的锅巴粉，我的豆丝 / 049

- ... 在比北极更寒冷的地方做年夜饭 / 051
- ... 你的锅巴粉，我的豆丝 / 056
- ... 你要甜还是咸？ / 060
- ... 美食亦要文人捧 / 064
- ... 汪曾祺笔下的地瓜究竟是什么？ / 069

脚背上的朱砂痣 / 075

- ... 穿穿脱脱之间 / 077
- ... 爱是最好的春药 / 084
- ... 角小姐不再等待圆先生 / 087
- ... 那些不必问的问题 / 091
- ... 脚背上的朱砂痣 / 095
- ... 恶因缘由它去吧 / 098
- ... 像对待钱那样对待男人的爱 / 101
- ... 遥问爱何在，云深不知处 / 104
- ... 你是值多少钱的女人？ / 107

普通人，不能以天才的方式生存 / 111

- ... 娶老婆进来，从父母家搬出 / 113
- ... 此地无银三百两 / 116
- ... 一个家庭的中国式洗牌 / 121
- ... 普通人，不能以天才的方式生存 / 124
- ... 谁信谁倒霉的大 V 理论 / 128
- ... 你是被父母偏嫌的孩子吗？ / 130
- ... 亨利从育婴房走了出来，你呢？ / 134

无鸟之夏，终将过去 / 139

- ... 我呼唤你，黛莱丝 / 141
- ... 无鸟之夏，终将过去 / 144
- ... 修女是修女，军官是军官 / 149
- ... 用你能够阅读的方式书写 / 155
- ... 人生不如一行真爱 / 160
- ... 给自己的爱情乌托邦 / 164
- ... 她曾与魔鬼立约 / 169
- ... 爱上哥哥却嫁给弟弟 / 175
- ... 死神教母的告白 / 178
- ... 昭和女子向田邦子 / 186

我没有资格说原谅 / 195

- ... 她的母亲是纳粹 / 197
- ... 我没有资格说原谅 / 201
- ... 午夜狼嚎的女子 / 208
- ... 谁还记得他年轻时的模样？ / 212
- ... 也许，你是东莞家属 / 218
- ... 中国从没有男人保护女人的传统 / 221



父母之爱

我有个无私的母亲

有一天，我妈突然对我说：“不要叫我‘姥姥’了。”

我随口答应，没当回事儿。

——不叫姥姥叫什么呢？从小年落地起，我每天都在喊：“姥姥，你过来看她是不是发烧了？”“姥姥，奶粉吃完了没？”习以为常。如果运气好，每家都有个奶奶或姥姥，全家人都异口同声这么叫她。

但是她终于跟我不高兴了：“都让你不喊‘姥姥’，你还要喊？没有别的称呼吗？”

我吃了一惊：“那喊什么？”

她老大白我一眼：“喊我‘妈’。哼，我又不是你姥姥。”上阳台去，给种的菜浇一圈水拔一圈草，心平气和了，出来跟我说，“听着像很老很老了。”

呀，原来我妈也是女人，不愿意被人当作“很老很老”。这仿佛是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我妈除了是妈妈和姥姥之外，还是个女人。

她对我来说，就是妈。

我记得她给我喂奶——我人生的最初记忆，是睡在托儿所的小床上，哺乳时间，大批女工涌进来，顿时周围一片白花花的大奶子。也包括我妈，抱我入怀，宽衣授乳。看到妈，觉得值得哭一场，我就扯开嗓子哭起来……

我问过我妈，我们三姐妹都是一出产假（当时产假一个月吧，她也记不清了）

就被送到托儿所，每天上下午，各有一次哺乳时间。但我总疑心我其实是看到过别家小弟弟小妹妹的喂奶，再加上道听途说、支离破碎的想象，虚构了记忆。

我还记得她做饭：昏黄灯下系着围裙的背影，不知多少文人墨客歌颂过；过年时我们都在看春晚，她在厨房炸翻饺、丸子，包饺子——很不幸，我自小挑嘴，丸子和饺子我都不吃，她总是边教训我边为我准备其他吃食；我上中学时，每天六点多上学，晚上七点多到家，记忆里的天色永远晦暗不明，起床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她，放学后看到的也是，她总是端着饭菜从厨房出来。

我当然也记得她做针线。埋首在缝纫机上的背影，轧轧轧，布片流水般地滑过。她试图教我，我被大针刺穿过手指后就再也不肯学了。现在她眼神不好了，但还没放弃缝缝连连，戴着老花镜，把一件件我曾经的少女华服改给小年穿。

如果是写作文《我的妈妈》，写完她的慈爱，就得笔锋一转，写她如何教育我了。

我上初一一起就开始写小说，她半忧半喜，最后还是决定上大学图书馆给我借小说，以中年知识分子的眼光，理所当然地给我借世界名著，我十三岁，已经在捧读《神曲》。

她还给我做过性教育：总之就是我不知道胡写了些什么，无非就是些情情爱爱。她看到后，直接吓坏了。惊魂甫定后，于是吞吞吐吐、语焉不详地给我讲了发育、第二性征、初潮……关键是，我当时已经初潮至少三年了。

这是大部分妈妈的人生吧：生育、家务、教养孩子，无始无终，是每天的日常事务也是一生的规划。永无宁日，却实在算不得丰功伟绩。孩子们天然依赖她，也知道要感激——但知道是一回事儿，心里还是觉得：妈妈就是这样的。

但，其实，她不仅仅是一个母亲。

她是60年代的大学生，一流工科院校里罕有的几个女生，从来都是拿全5分，唯一4分的就是俄文。顺带说一声，2012年，我陪她参加大学校友活动，真正见识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采：一个个耳聪目明、逻辑清晰、通情达理。他们每个都是学霸，但我总觉得，我妈比他们都优秀，因为除她以外，所有女生都来自城市，大部分本身来自书香门第，她是唯一的乡下女生，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。

不谈学历，也能看出我妈的聪明：她无师自通，学会大裁大剪，给大衣上袖子这么难的活计她一看就会。我小时候，邻居有新嫁娘，就请我妈去做衣服；她从杂志上看到日式大衣柜的照片，就和我爸通力合作，自家打了大衣柜，用到现在还没垮；小年五六月，要加辅食，我只会把手边的几本育儿宝典都读一遍，她听着听着若有所悟“这几本书都提到要吃豆类，其实就是为了胚芽嘛”，我大惊“胚芽是什么”；但凡地线火线、热处理、材料加固……她总是不经意间，说出她五十年前的专业知识。

这么聪明，为什么事业上毫无建树？

当然是时代之故：她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工厂做技术员，大锅饭下大家都是混饭吃。终于有机会去做科研，闭关锁国的前提下闷头干，一改革开放就知道了，这东西五十年前日本人就弄出来了。后来又去大学做科研，仍然接触不到第一手资料，做了四年后发现，美国人早就宣布，这玩意儿二百年内是做不出来的。

但如果我诚实，我得说：是因为我，我的姐姐们。

我们三姐妹挨得很近，又没老人帮手，我妈说当时“忙得裤子都提不上”。等我们稍微大了一点，国家恢复高考了，她看到同事们精心培育孩子，好不惭愧，也打定主意，要让我们上大学。

三份衣服饭食，三段青春期，三种截然不同的性格，三场叛逆、争斗、不省心……比如我自己：我高中时言行怪异，老师跟她建议带我去看心理医生，她听了极为伤心，耿耿于怀，觉得老师错看了我。够了够了，千手观音都应付不来。

耶稣新语录：一仆二主，人莫能为，人不能同时供奉事业及儿女。她选择了我们，对于工作，就只能做到兢兢业业而已，更高追求是奢望了。

五十岁过后，她一直想争取正高职称，大费周折，还是以副高退休。我那时已经工作了，有年轻人的不可一世，一方面心疼她的黯然神伤，一方面也有点儿不以为然：就算评上了，能多几个钱？有意思吗？

当然有，这是一个人一生的职业肯定。

但，我妈的终生职业，其实是“母亲”。

我开始根本没想到，生儿育女需要这么多时间、心力、精力、脑力，令人

身心俱疲。我一直记得小年 13 天的黎明，我彻夜哺乳，终于不支地倒在床上，一想到这样的日子无穷无尽，几乎起心马上从窗子里跳下去。

我是很差劲的母亲。我看着左邻右舍，对孩子的精心致意，一年级就在上奥数，只能瞠目而已；我看到“别人家的孩子”，六七岁就崭露头角，语数外 300 分，文能拉小提琴，武能跳绳一分钟 140 个，无限自责却实在无能为力。

因为，我也有自己的一摊事：写作对我始终很重要——虽然在小年出生之后，它退居第二；我还想享受人生，饱腹、纵情、尝试各种可能性。我自私地，不肯为了孩子完全献出自己。

我百分百地认可，对孩子来说，最好的母亲就是我妈这样，智慧正直，无限付出，接近放弃自我。是从我妈身上，我才懂得爱的广大与包容：因为你是我爱的人，你做的一切我都认同。她未必认同我的人生观，却接受了我所有的重大选择。

但我，做不到。

而另一个角度，如果我做到了，我妈会高兴吗？陈丹燕写的《初为人妻》里面提到，她的妈妈打电话给她，说：“你不要丢了自己拼命建立起来的事业。”我相信，这也是我妈对我的期望。她乐意我有所成就，也乐意我活得开心。

而她对我唯一的要求就是：不要叫她“姥姥”，她不喜欢自己被看得很老很老。

爸爸再也不回来

年初，原本活得没心没肺的朋友家遇巨变，她父亲因病毒性脑炎入院，几番生死不知。她在病房旁的走廊上、在手术室外的等待里，偶尔发几个微博，把不能当众哭喊的绝望、恐惧和期盼一一表达。

我与她是异地，路遥山远，无能为力。我只能尽人事地输送几句无力的“会好的，一定会没事的”废话，给她打气。

一段时日后，她父亲终于从ICU转到普通病房，虽然还不认识家人，但医生说：“你爸已经在回来的路上。”

这是多么值得奔走相庆的好消息，我却不能自控地推开椅子起身，从电脑前走开，莫名其妙地去卫生间，一下把水龙头开到最大，水柱直冲池底，瀑布式反溅我一身花，我受惊才醒起来。我终于承认：我多么嫉妒她。我多希望那回来的，是我爸。她经历过的做过的，我曾像她一样全力以赴。但在概率论的世界里，我在0的那一方。

2003年，也是年初，我爸好像一天都不高兴，在屋里走来走去，自言自语，我跟他说话，他像没听见，我去拉他，他不耐烦摔开我。忽然间，他往我床上一倒，就睡去了。

一睡睡到下午六点多，我妈说：“不行，人是越睡越迷糊的。”强行把他拉起来。我们俩架着他在客厅里穿梭。他任我们摆布，整个身子软软的，谁更用

力就向谁那边倒。谁喊他，他都不理，眼睛半闭，眼皮扒都扒不开。

那年我三十刚过，始终是最受宠的小女儿，我爸曾带笑埋怨我是“长不大”——天知道我当年多讨厌他这样说我，每次一说必然吵架。我像大部分城里孩子，对生老病死毫无概念，什么事儿也没经历过，此刻只吓得手脚冰凉，脑子里模模糊糊转着“脑溢血”“心肌梗死”的名词，也不敢想深。

叫了120，送了急诊，脑CT说脑部有轻微阴影，要留院观察。和我想的一样，我因之有奇异的安慰：就算是半身不遂是瘫痪是偏瘫，我都应付得来。但身为医生的二姐摇头，坚持让他们检查父亲的肝功指标。我问她，她就摇头，什么也不说，我一直记得她灼灼的眼神、哀伤平静的脸容。很久之后我才明白：她的职业素养，让她从最开始就不曾抱过希望。

结果在第二天出来了：肝癌晚期。我爸的怪异表现，来源于一个我第一次听说却永远忘不掉的名词：肝性脑昏迷。

四个月后，我爸过世。

死亡之旅像过山车，安全带一扣上，就再也不能摆脱。分分秒秒扑向深渊，除了尖叫还能做什么。最后时分，我守在他身边，我看到医生拔下所有管子，仪器上的数字一一归零；我在太平间的冰棺边痛哭，他的脸是水泥惨白；我眼睁睁看着他的骨灰盒从窗口递出来，我们三姐妹轮流抱他上山，送他入土为安。但为什么，我始终觉得他没有死，时刻可能回来。

三日丧期一过，家里不再有宾客。那个格外燠热的夏天，我一个人日日夜夜躺着，谁也不想见，什么也不想说，放纵自己沉溺于幻想。

小时候，收音机里播放过一个泰戈尔的短篇小说《摩诃摩耶》。摩诃摩耶是一个年轻女子，却被哥哥嫁给一个垂死的祭司。结婚第二天就成为寡妇，要在柴禾堆上烧死为夫殉葬。那夜雷电交加，倾盆大雨，她从火葬堆上逃出来，以面纱蒙脸去找等待她的情人：“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，只有我的心不变。”情人带她远走他乡，过着幸福的小日子，却不能容忍面纱将他与她分开。月明之夜，他撩开她的面纱，看到她被火焰吞噬了一半的容颜。摩诃摩耶一言不发地离开，再也不曾回头。

这个故事支撑了我的幻想：也许我爸也没死呢。我在幻觉中，看到他神奇

地摆脱了火葬炉，想办法搭车（我们有没有在他寿衣里放上钱），机智地应对好奇询问的眼光，趁月黑风黑，或者某一个雷雨之夜，他来敲门了。

“谁？”

“是我。”

我会立刻去开门，不管他变成什么样子，哪怕面目全非，哪怕他完全不认识我。只要他回来，都可以，什么都可以。

疯子大概就是这样炼成的，为自己的幻想填砖加瓦，充实细节，最后不仅信以为真，还要抹杀现实社会，以避免对虚幻世界的冲撞。但我没有疯，还有专栏稿要交，单位打电话催我去上班，而且，我还有妈。

我从来没跟我妈讲过我的妄念：痛苦沉重如青砖，一旦传递就会变成两个人的负担。我只是，陪着她散步、看电视、扯闲篇，承受着胸口碎大石般的巨痛，任日子一天一天过去。

想念像潮汐，会定期涨落，每次到了一个顶点，我就会提笔书写他——这是不是一种对死者的消费？我又自我安慰：能帮我赚到钱，他会很高兴。而我的每一行字其实都是呼喊：你回来，好不好？他始终没有。我偶尔会梦到他，很偶尔。

痛苦总会习惯，逝者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给他扫墓成为逢年过节的固定仪式，在衣柜里发现老式男装，拿出来看看说：“唉，是爸当年的。”有一次我找到了一款他的灰色针织帽，像二战时飞行员戴的那种，刹时眼前掠过他戴着这顶帽子溜冰的身形——我爸会溜冰吗？从我自己笨手笨脚的劲儿来看，估计是不会的。我把帽子放到自己的抽屉里，到冬天翻出来试试：我头太大，戴着跟杏鲍菇似的。

我还会经常和我妈聊天，当年是有意避开我爸的话题，现在则是自然地，很少提起他。但是有一天，无意中，我妈说起我爸去世后她开始失眠：“两个人在一张床上睡了三十五年呀，突然变成一个人了。”到夜里想东想西，想她的姥姥、妈妈以及……丈夫。她长吁一口气说：“要是到最后，说发现是误诊多好呀。去注销户口的时候我还想：怎么能注销呢，他要回来怎么办呢？后来又一想：只要人回来，要户口干嘛呀。要是人口普查，我们就把他藏起来。”

我……全身剧烈颤抖，不能哭。

终于知道，生离是多大的福分。我希望他只是出走，像欧洲小说里常会有的，轻轻放下书卷就上路的那种父亲，再回来是从南美洲发来的电报；或者像《归来》里的陆焉识，被禁锢、失去自由，再回来，相逢已是不相识——好歹也回来了呀；走到疾病里去也可以，神魂不见了留个躯壳也行，这场与死神的拔河赛里，只要手里还留了个线条，我都可以当自己不曾输；走到淫逸里、走到海天盛筵里、走到人所唾骂里……都行。只要他肯回来。

但他，走到了死亡里去。死亡，比宇宙黑洞还要遥远，他真的，永远不回头了。

6月21日，是他的祭日，我很想他。

他离开我，已经十一年了。



人间天堂并不存在